

最後的天堂

襲墨

半夜兩點，我握著你的手，那麼緊那麼緊，不讓死神有一絲空隙牽走你，從我身邊。你的臉是安祥的，而活力和溫度卻這樣迅速地流失；我試著擋在洪流裡，可是它們仍是一面撞擊我一面往我身後奔去，我痛，而且害怕。

醫生依你的吩咐把你身上的管子 and 呼吸器都拿走了，你笑的滿足，說要自然的走；你從來不承認是異於常人的：「我只不過是愛上男人而已。」你說，是最平凡的人。我們都在，身為你的愛人，我榮幸能握住你的一隻手，把眼淚淌在你蒼白細瘦的手指，告訴你我一直在這兒，只要你點頭，我願意跟你一起走。

因為貪戀你的溫柔你的擁抱你的親吻你的手指你的呼吸你的氣息……和你的身體。這絕非墮落，對我們而言，這是再神聖不過的事了；因為相愛，我們的生存變得如此堅強，而且高貴，我和你，世紀末瀕臨絕種的人。

你怎麼能留下我獨自一人對抗這弱肉強食的世界？我問，吶喊。

你氣若游絲地告訴我：「好美。彩色的世界，觸手可及的天堂。我們都是天使，在天堂那麼自由……紅色、黃色、白色、藍色、金色、綠色……玫瑰、薰衣草、菟絲花、天堂鳥、山茶、鼠尾花、海草、火鶴紅、茱萸、睡蓮、木棉、百里香、杜鵑……你看到了嗎，T，你看到了嗎？」看著了，我說，說的好大聲，挽你臉上安祥的笑靨。你是知道我傷心的，也抓緊我的手，指甲陷進掌心；我懂，你說你愛我。

想起我們的初見的時候，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地點——公車上。擁擠的人潮，慣稱沙丁魚，而我們就是這樣無意相逢的兩條魚。你坐在我的左邊，我在你右邊。下車前，你

獨是回望我一眼，我便心甘情願地跟著你。你直接牽住我的手，熱情的溫度直達心肺，教我感覺你身體蘊含的力量，教我屈服，甘心比生爲你禁嚮，今後不分，你供應我的生活，我回應你的需要。正如你所說，我們是天使，二十五坪大的房間就是天堂，除了彼此，不再有欲望。

好景不常。

你開始常常疲倦，不想吃東西，消瘦的速度卻又快得叫人訝異，你說彷彿有人拉著你，可是不知道要去什麼地方。我心裡七上八下，催著你到醫院檢查，我們都預知了事實的真象，只是你默認，我則拒絕接受；所以希望有人告訴我你沒事，只是感冒而已，只是疲勞而已。但是當我接獲你是陽性反應，反而是你安慰我。順著我的意，你住到醫院接受治療，雖然已經到末期，我仍不願放棄。只爲你是我的舟。

你總偷偷地拔掉身上的管子，任著性子要搬回家，說不肯死在醫院，這樣冷漠無情的白色恐怖。等我真的答應了，你卻怕我照顧你會太勞累，又不肯搬。於是我打通電話把所有的朋友都找來，你喜歡的百合花竟塞滿了白色的病房；他們輪流陪伴著我們，直到這三天，你連手也舉不起來，眼睛也幾乎無力睜開。所有人都放下手邊的工作彷彿準備送你走了；我無理取鬧的和他們冷戰，只顧伴著你；其實我只是逃避現實罷了，要不然也不會不停望著你削瘦的臉頰和心跳監視器。每當無意想到那條綠色的線不再規律的起伏而轉成平行直線，就會再一次握緊你的手，欲讓我的生命過繼給你，即使只有一分鐘、一秒鐘，只要你還能溫暖的呼吸，在我身邊。

就在我全神灌注地凝視你慘白面容，全心祈禱的時候，刺耳的緊急聲乍響，我頓失依據，驚慌失措地張大眼睛。有人衝進來替你急救、電擊，打在你的胸上，卻電著我；醒醒啊醒醒，求求你，我要看到大家都鬆了口氣，而我重新得到你，臣服在你腳下，爲你臣民……

除了你母親，清一色的男人是你的送葬著。在焚燒你軀體的那一剎那，我竟虛弱的無法站立，因爲火也在我的身子裡奔竄，我的靈魂準備與你共赴黃泉。他們攔住我，我

不自主地靠近爐子，差點就縱身躍進，他們說。直到實實在在捧住了你的骨灰，我還有恍如隔世的感覺，以爲一回頭就能見到你憐愛的目光。

母親說，你收下吧，你們才是彼此相屬的人。骨灰罈怎會這麼燙手！我把你還給她：不行，我會活不下去的，這樣每天每夜地瞧他。我說，實在話。於是回頭決裂般的離去；失去天堂，不再爲天使。

從此不再爲天使。